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一上至七十二下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謄録監生臣周謨揚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十一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虐

魏

邊讓　周不疑　楊修　丁儀 弟廙　崔琰 許攸 婁圭

毛玠　楊俊　鮑勛 父信　鄭小同

謹案邊讓周不疑傳闕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博學有儁才機辯穎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為丞相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務修總知内外酬置如流無不稱當自太子丕以下並結交好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委意謹案陳志作來意文選引典略作東意投修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

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謹案陳志作飛翰）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作述不能無病僕長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

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

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

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録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荅牋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謹案自與文選合陳志作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髙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賛大業而已不能復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甞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曽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

仰望有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原注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桓子新論淮南王聘天下辯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縣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爾修家

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切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輙受所惠切備矇瞍誦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操平漢中欲遂攻昭烈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

則如可惜公歸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田師初邯鄲淳作孝女曹娥碑蔡邕題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齏臼謂修曰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言其義修曰黄絹色絲絶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齏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吾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操素忌修於是積前後事深銜修及操欲立世子修與丁儀丁廙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之崔琰賈詡等諫乃止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内朝歌長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

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疎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以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如是者三操怪其捷廉之知狀操又以修恭衛之甥惡之乃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殺之修臨死謂人曰我固知死之晚其意以為坐植也修死百餘日而操卒丕立黜植而殺其黨丁儀

丁廙使操不殺修丕亦殺之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修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晉世原注劉攽曰按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稱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辯之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也父沖宿與曹操親善從車駕東還與曹操書曰足下常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時張楊適還河内操得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與諸將飲酒醉爛腸死操常德沖聞其子儀為令

士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丕丕曰女子觀貌而正

禮目不便女必不悅不如與伏波子楙操從之尋辟儀

為掾與論議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

當與女何況但眇耶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

而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才操既欲立植而儀又贊

之逼大臣正議遂已及丕立欲治儀罪轉為右刺姦掾

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

為流涕而不能救後因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有才

學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黄門侍郎廙常從容謂操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特達博學淵識文章絶倫天下賢士君子皆願從遊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以勸動操操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親非一旦

一夕也況明公加之聖哲發命吐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操深納之及丕立幷其男口皆殺之

謹案目録此下有崔琰傳今闕止存許攸婁圭

二篇

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曹操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爲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操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又屢獻計策不用俄而其家犯法欲收攸

攸乃亡詣操進計攻紹紹破走及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舊時與操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後出行從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此門也有人白者遂收殺之婁圭字子伯少與曹操有舊圭有大志常歎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爾儕輩笑之後坐臧亡命被繫當死踰獄出捕者追之圭乃變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得免會義兵

起圭亦會衆於荆州北界與劉表相依後歸操操以為大將軍不典兵與議軍國大計劉表卒操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詐操以問圭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以為然遂進兵入荆州甚被寵秩家累千金操曰晏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爾從破馬超等圭功為多操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操從諸子出遊圭與南郡習授同載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也圭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觀他人乎授

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謹案陳志作往魯陽通志作往與此合）曹操臨兖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操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操為司空丞相
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
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
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
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
哉曹丕為五官將自詣玠屬所親玠答曰老臣以能守
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
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

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操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玠雅亮公方在官清恪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守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時四

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潔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絶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操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原注漢書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説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

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没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没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歴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寛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寛則亢

陽所以為旱玠之吐言以為寬耶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原注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耶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

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其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飲藥困於石顯原注漢書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議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恭顯忤於是奏望之朋黨詔置廷尉望之子散騎中郎乃上書訟之恭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飲鴆自殺陳志作蕭生縊死誤故更飲藥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惡齧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窴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

究無細不理人情滛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原注左氏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辯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

之贈賜餉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原注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明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量度豈不殊哉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謹案目録此下有楊俊傳今闕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漢司隷校尉鮑宣九世孫也宣後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祖丹官至少府侍

中父信寛厚愛人沈毅有志節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得千餘人還到城皐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兵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曹操亦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操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操曰夫畧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茍非其人雖强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

自結納操亦親與焉汴水之敗信被創纔在陳戰亡紹刼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于操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操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黄巾大衆入州界兖州刺史劉岱欲與戰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惟以鈔畧為資今不

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操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于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而卒與賊遇信殊死戰以救操得潰圍出信遂戰没時年四十一信雖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二子劭勛勛清白有高節劭有父風建安十七年操追録信功表封勛

兄劭新都亭侯原注魏書劭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劭薨子融嗣辟勛丞相掾原注魏書勛清白有高節知名于世二十二年立子丕為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丕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此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操卒丕立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丕篡代勛每陳今之所

急惟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丕將出獵
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
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
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
惟陛下察焉丕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
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
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于原野傷生育之

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顧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

原注　左氏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

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黄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伐吴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吴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切以為不可丕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丕從壽

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
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
塹壘未成解止不舉軍還雒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
密表勛和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
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無活
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
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
臻守廷尉髙柔並表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請勛罪丕

不許遂誅勛勛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丕亦卒莫不為勛歎恨

謹案此卷鮑勛以上諸人議俱闕

鄭小同漢大司農玄之孫也父益恩北海太守孔融舉孝廉黄巾圍融死之小同其遺腹子也丁夘日生而玄以丁夘歲生有文在其手曰玄謹案後漢書鄭玄傳云玄以其手文似已故名曰小同取春秋子同生之義也原注左氏傳桓公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及長盡傳玄學為鉅儒教授鄉里曹丕徵

為郎中稱疾不起曹叡立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禄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原注左氏傳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其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漢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徵江公孫為博士伏見故漢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録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

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
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亦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
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
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
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於是徵為侍中賜爵關内
侯甘露中曹髦行養老禮詔以王祥為三老小同為五
更後以事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小
同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弗見也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

我遂熇殺之

議曰小同以碩儒重德若介然知止則果同夫祖矣方盜憎主人乃珥貂佩紱備顧問管喉舌位通侯爵為國老觸忤險幾不得其死視康成之雍容進退不汙袁董卒全其高而考其終則大不同矣初曹操殺呂伯奢家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及昭之害小同乃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陰賊狠忍知有一我不復有天地人物賊臣篡子用心皆出一律其亦不仁甚矣唐陸贄曰

曰無我負人寧人負我克己自反休休有容易曹馬爲
顔閔特一念反覆之間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大哉曾
子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十一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虐

吳

高岱　于吉　盛憲　沈友　張休　吾粲

朱據　王蕃　樓玄　賀邵子循　韋曜

華覈　郃疇　張尚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也性聰達輕財貴義甄英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者皆一世之傑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欲害憲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危懼謂往必見害岱曰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義當必往若得見事自當解遂詣貢通書貢即與相見岱才辭敏捷屈為陳謝貢遽出其母岱語友人張允

沈晤原注音旻令豫具船謂貢必悔當復來追出便將毋乘船易道而逃貢果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便殺之已過江則止其人與岱錯道遂免乃隱於餘姚孫策定會稽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氏春秋欲從講讀或謂策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素無文學若與論傳而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若問當言不知乃合意爾如遂辯議則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輒云不知策果怒以

為輕巳乃囚之其親友及州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得衆遂殺之時年三十餘

謹案目録此下有于吉傳今闕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品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許貢代之因還會稽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未及害憲而卒孫權統業尤惡憲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原注公羊傳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善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要為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原注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賫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者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吾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原注韓詩外傳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

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覽風俗見而異

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逸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崩壞先生銜命将以弘闡教化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無不貫綜善屬文仍喜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給所至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稱其筆舌刀為三妙原注蘇州志辯於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於人權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因陳宜并取荆州權納之正色危言風

乘峻厲大近庸臣遂誣以謀反權亦忌其英邁謂終不為已用原注蘇州志正色立朝為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為已害之一日大會羣僚友有所是非權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反友知不免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年二十九

張休字叔嗣輔吳將軍昭次子也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休為人解達指摘文義分别事物並有條章登甚敬之從中庶子轉為右弼

都尉權嘗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原注吳錄弘會稽人休素所忿弘因是譖訴下詔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謹案目録此下有吾粲朱據傳今闕

議曰策翽蜚江表民未見德而惟戮是聞謂吉惑衆則

猶有辭岱何為哉斃于貢客而鏡中見吉鬼誅之也孫權有偏霸之略統馭之術惜乎無君人之度也張昭顧命遺老至使土門終於散地虞翻以觸忤擯陸績以直道黜終身不復容死南徼盛憲沈友一時名流猜阻不釋而竟誅之張休吾粲朱據皆以忠諫蔽於讒慝獲罪隕身睚眦險狠無以異操士生茲時不能高飛遠舉而蹈其禍何不幸歟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

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漢漢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謹案俗士二句通志作挾主自尊謂蕃輕巳語較明晰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沉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

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晧

出登來山使親近將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

首皆碎壞原注江表傳晧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還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

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

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録晧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

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呴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横處非分也或出

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

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見其不知量爾裴松之曰按本傳云丁忠

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爾吳録所言為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佳士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謹案目録此下有樓玄賀邵韋曜傳今闕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為秘府郎遷中書丞漢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西境西境艱險謹案陳志作報險誤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狄所滅而桓公存之原注左氏傳狄人伐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

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
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宫制度弘廣
飾以金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覬上疏
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
歸劉氏之寛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
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
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乃曰當
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

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乗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

以大小慼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爾遂使軍資空匱倉廪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前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

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搔動因連避役多有離畔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

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灾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鎦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

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
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
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徙門行之神皆當轉
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
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
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
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
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

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歡喜也今當角力

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
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
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
頗種植間者大水沉没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
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
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
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
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

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數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義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悦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數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

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
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
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
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
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
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没財物故家户貧困衣食不足
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
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

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謹案通志作滋味者口之竒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

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績織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

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以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妨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

杜飢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
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
敕令草表數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數為文曰洛
數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
朝中熈光紫闥青瑣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
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
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
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數前

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也敦尚氣節不為詭隨太守郭誕
辟為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
海太守奚熙與誕書非論國政誕白熙書不白妖言下
郡收誕誕惶恐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明府何憂
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
辭皓怒甚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

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横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嗒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累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静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黙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死時年四十皓

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奚熙初以佞幸於皓為中書郎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張尚紘之孫玄之子也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烏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

鵠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深以致恨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敕使學之後侍宴之次説琴之精妙尚因言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原注韓子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召師涓援琴寫之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有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以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

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於郎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黄帝以清角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有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晧意尚以喻已不悦後又問孫飲酒可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晧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孫方之因發怒收尚積前後語言皆追以為詰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宫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遣人就誅

之

議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覽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陳壽曰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彊死其理得免為幸爾

贊曰叔世暴君憙殺崇忍英賢不幸遘此凶閔戾氣孔
慢魏初吳季式覯坤維仁矣漢系

續後漢書卷七十二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漢

華佗吳普　樊阿　薊子訓　左慈　甘始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李意其　周羣張裕

杜瓊何宗

古者數以衍道後世為技為術而不本於道故大方不完入於小數盡為異端之私也河出圖宓犧畫之為易洛出書大禹敘之為範原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孔安國注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常道所以次敘　先儒謂洛書蓋取龜象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至於黃帝堯

舜迎日推策歷象日月星辰原注司馬貞索隱封禪書曰黄帝得寶鼎神策下云於是推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著也黄帝得著以推筭歷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來故曰推策迎日也書堯典乃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皆所以述道不以為技也周官馮相氏掌歲月日時原注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保章氏掌天星原注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其妖祥也眡祲掌十煇原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大卜掌三兆原注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

有二百龜人掌六龜原注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簭人辨九簭原注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占夢占六夢原注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如食疾瘍之諸醫原注食醫疾醫瘍醫皆天官屬皆專工職守以事上雖以為技亦未離乎道也故不敢迂怪以為欺神異以為誑挾弄以為姦一有不經左道則不免王法之誅戰國之際國程侯

度壞亂墮廢莫不踰繩破檢譸張為幻於是星公歷史卜相醫巫揶揄揣摩箝錯機構巧發奇中矜眩一世及秦始皇盡剷先王經制狡獪險譎之徒以術自雄為方士神仙之說自以為游乎方之外閬苑神仙接乎天帝抽金繩檢玉策匱秘記於寶府識神經於瑤臺有長生之方不死之藥荒唐誕妄不可紀極而技盡為術矣原注

史記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迂怪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而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

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漢興於是有天文

原注漢書藝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𩏩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有陰陽

原注漢書九流有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及拘者為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有歷譜

原注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

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有五行 原注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五事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有蓍龜 原注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

有數術 原注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

有雜占 原注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衆占非一也

有形法 原注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有醫

經原注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有神僊原注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有讖緯原注圖讖及七經緯也奇邪小技又有風角謹案後漢書郎顗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遁甲原注七志有遁甲經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太乙九宮原注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註云太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

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之宮而反紫宮行起於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六日七分

謹案後漢書郎顗傳注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

日者

原注卜筮占候時日通名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

逢占

原注逢人所問而占之也

射覆

原注於覆器之下而祕諸物令音射之

挺專

原注挺大寧反楚辭索瓊茅以筳專王逸註曰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為專

須臾

原注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

孤虛

原注前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陰陽家謂孤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無戌亥對孤為虛

魁罡之屬

原注陰陽家謂戌為天罡辰為河魁不可彈記拘礙泥室偏駁尨亂反害乎道至於逆知前億教人為亂資之為盜誤國殺天下喪身覆族而不悔者皆是也鴻儒碩士亦往往為所誤如董仲舒之下吏原注漢書董仲舒為江都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夏侯勝之囚縛原注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王怒謂勝為

妖言縛以屬吏眭孟京房之誅戮原注眭弘字孟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孟以為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而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京房事見前註李尋之流放原注李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大司馬王根薦尋待詔黃門每有災異輒問尋遷黃門侍郎哀帝久疾尋所薦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上疾自若詔以良等誣罔不道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燉煌郡郎顗之賊殺原注後漢書郎顗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公車累

徵詣闕上疏陳災變後復徵不行為同縣孫禮所殺張衡襄楷特幸而免爾原注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歴筭公車徵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政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後復造候風地動儀崔瑗稱之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永和初為河間相三年徵拜尚書卒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災異尤數楷詣闕上疏不省復上書詔尚書問狀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冦論刑靈帝即位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於家嗚呼數以行道其弊至於殺天下後世曷若不為之愈乎凡非六經所載仲尼之門所不道者皆不可以為學也技術為秦漢以來亂本而前史

屢書特書故推本所自以為戒亦著於篇

謹案華佗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醫家切於養生故為上技自神農味百穀辨草木飛走之屬别金石之性使人用萬物而後黄帝岐伯論著方書為萬世生生之具聖人之事也至戰國之際素問諸書始出故其文不類其義則精奥深切非聖人莫能為之其論氣數之際殆與六經相表裏特心傳口授至戰國先秦筆之於書耳以醫名家見於載籍者自扁

鵲秦和倉公而下秖有華佗其砭焫方藥至於剖腹滌腸固為絶技若夫導引之術假五禽以為戲則古之節宣其氣勿使壅底之道不針不藥致之太和尤其妙者可謂良醫矣而為操所賊惜哉

謹案此下有蓟子訓左慈傳今闕

甘始東郭延年原注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録問其術而

行之　原注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餌藥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深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出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于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

君達號青牛師　原注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

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謹按後漢書注云字叔真工黨人）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周流五嶽名山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原注音朔）舌下泉咽之不絶房室（原注習閉之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飲之名曰胎食）

郝孟節上黨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謹質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李意其蜀人也世傳見之漢文帝時昭烈欲伐吳遣人迎意其到敬禮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昭烈怒遂行為吳所敗還忿恥發病崩乃知意其畫作兵仗而壞之即兵敗也大人而埋之即昭烈崩意也

議曰子訓諸人皆誕異不經之術所謂左道惑世亂衆者也王法所必誅而竟以術免迂怪之士益神矣人之

受命修短有數故堯不為壽顔不為夭必以智計超出能至數百年則術可以逾數力可以制命人可以造天矣不可以訓孔子所以不語怪力亂神也昔孝武晚年悔過每對羣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僊盡妖妄爾節食服藥盖可少病而已此躬踐其事然後知其非可以為鑒也

謹案目録此下有周羣傳今闕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任安精究安術劉

瑋時辟為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瓊為議曹從事末帝
即位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
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
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
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
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
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
云何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

問周曰寧復有所怪耶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来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内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為帝後皆免為諸侯

與師服言相似也昭烈諱備其訓具也末帝諱禪其訓
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
名子後宦人黄皓弄權於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
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
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
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漢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其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爾
殊無神思獨至之意也何宗字彦英蜀郡郫人也事廣

漢任安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聞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昭烈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髠東方朔之風為雙栢長早卒

議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動乎蓍龜見乎四體盖誠于中形于外氣焰之所激發朕兆之所著見變日星移物產興謳歌起怨讟有不能揜者智者觀

之廢興之由可知矣未必指擬姓氏名字啓覬覦而亂天下也自偽莽盜漢造作符命姦人因之遂為讖記以世祖之明德而亦惑之漢道于是不純矣桓靈之季遂有當塗高代漢之訛既誤袁氏終成操丕譙周又衍杜瓊之言為備具禪授之論方之仇與成師卒勸末帝舉國降魏隕昭烈之業而遺辱宗社嗚呼邪說之禍甚矣

續後漢書卷七十二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魏

朱建平 周宣 馬鈞 管輅

謹案朱建平傳闕

周宣 謹案魏志字孔和樂安人也 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

曰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黄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宫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爾茍以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黄門令奏宫

人相殺無幾不復問我昨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丕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耶宣悵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爾時丕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欲得美食爾有頃出行果遇善膳復又問宣曰吾

昨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爾何以皆驗耶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也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馬謹案目錄附馬鈞今闕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幼聰敏八九歲即喜仰視天文父母禁之不可曰家雞野鵞謹案陳志作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及長又善周易星數風角占相無不精究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嘗曰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務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原注輅别傳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輙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鵞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輙畫地作天

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仇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瑘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得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

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爾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

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流涕服罪曰誠有斯事兄弟躄來三十載如棘子但願不及子孫爾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原注輅別傳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錯舛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爾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分蓍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

行此為吏生輅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躄来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能復治但願不及子孫爾輅言火形不絶水形有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原注輅別傳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吉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談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憒憒者也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

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来入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爾烏與燕鬭直老鈴下爾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原注輅別傳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无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

鴝鵒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鴝，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姦汙累天真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原注：輅別傳：王基即遣信都令還，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不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已久，不謂神明

之數其妙如此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纎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奇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絶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黄熊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烏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害也君

夜在堂戸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
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
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立至頃之經為江夏
太守原注輅別傳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
言夫卜者必發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義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
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一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
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雲龍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
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家在梁頭鳴甚悲輅曰

當有老公從東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中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原注輅別傳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微於此遂止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

内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閒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馬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為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過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兑為喪車流魂

於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皐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

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

正始九年舉秀才原注輅別傳輅爲華清河所名爲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翺翔昊蒼云何在此閒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耶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縶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

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齊思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録北黌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皐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耶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使相為取之莫使一騏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名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别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

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祭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推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談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輅鄧颺在晏許輅與晏談久之颺謂輅曰君名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晏遂問易九事輅辯析明暢晏曰君論此世

無雙謹案陳志君論下有陰陽二字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来在鼻上驅之不去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夫鼻者艮天中之山原注裴松之曰按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君

子矣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語舅氏舅氏責輅

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

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

氏乃服謂輅曰爾何以知何鄧之敗為已有凶氣耶輅

曰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

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血 謹案志注血作

肉 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

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故鬼躁者

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二者皆非遐福之象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原注輅別傳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莊老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月日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

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原注輅別傳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月日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

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婁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日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立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機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

未暇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

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

也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

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

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

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

光休寵　原注輅別傳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

向訖也輅言令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

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辭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思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著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蓍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釐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

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談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汚染丘岳彊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願安百禄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讚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

太子僕子梓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内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牙爪微而不强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季龍因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

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曰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謹案二數志作二氣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来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曰夫龍

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曰君不見陰陽燧近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烟景以集苟精氣相通懸象應乎二氣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曰世有軍事則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

雞者兇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呴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曰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曰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兇為口舌之妖動

於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原注輅別傳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蓍龜通靈抱日月而遊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讓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譏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交杳冥者神化之原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綱紀何僕之不譏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祖父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

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修主人禮共為懽樂原注輅別傳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熚熚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

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談髙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期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問輅言誤中爾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嘗嘆曰吾自知有分直爾然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

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爾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原注輅别傳既有才名遭朱陽之命於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懐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爾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

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孫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舊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州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云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

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枯退音響而長嘆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讒諛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邀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名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秘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

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感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鄗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来久遠所載占卜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覩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復用哀慙將来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荊州長嘆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裴松之曰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傳是時為太常穎川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實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又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

三年辛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讃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於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耳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墻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来過前如獸手中

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纒里中三廄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廄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言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廄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逕往門前伺無人時

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伏輅令擔皮肉臟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議曰建平之相宣之占夢億則屢中小數之雋也至於公明通占相合卜筮衍象數傅諸義理深造天人之際則技進於道矣其勉何晏以元凱輔堯舜周公相成王視鄧颺為死人謂為鬼幽鬼躁則有儒者之風非直技

術之士也

續後漢書卷七十二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九下

技術

吳

吳範　劉惇　趙達皇象　陳訓　葛洪

謹案吳範傳闕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

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謹案問陳志作聞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刀玄稱以為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父受學用思精密謂東

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逹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爾逹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殽無以叙意逹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内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

爾竟敎如此遂出酒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
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
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
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欲許教之者
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輙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顔色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
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
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

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數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
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
當以相與縢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
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
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
位不至初權稱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
曰高祖建元十二陛下倍之權大喜後果如達言達常
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

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筭自校乃歎曰吾數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爾尚未死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録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絶焉

原注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吴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吴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隠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

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為蹙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識則皆為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爾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筭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儔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秘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方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

謹案目錄附皇象今闕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也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占候皓政嚴

酷訓知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雒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雒將有輿櫬銜壁之事非吉祥也既而吳亡訓入晉拜諫議大夫俄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叅軍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宏攻征東叅軍衡彥于歷陽問訓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

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遂攻之果為彦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叅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脱如所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亢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雒陽歴城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何如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懐愍二帝果

有平陽之禍或問明年吉凶訓曰揚州刺史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州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于江東咸如其言年八十餘卒

議曰範等吳之精于術數者也陰機奇中鬼神所惡故

不敢語諸人傳諸子孫猶為造物所忌往往不得其死謂之殺身之學人君之術在于修已用人以安百姓區區小數不足學也孫權必欲知其訣傳其道以不得而擯薄之豈知君人之道哉陳訓官為奉禁畏晧不言知矣哉

葛洪 謹案晉書字稚川 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亡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學家貧樵薪以貿紙墨夜則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

幾道擣蒲㕍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孫權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氷作亂吳興太守顧

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睢陽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還鄉里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及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年聞交趾出丹求為

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

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原注僬僥短人長三尺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原注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臏死臏脛骨也戰國策作脉與此不同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茨有藻梲之樂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既不少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説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

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襍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

棺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謹案葛洪晉人無與三國雖以裴注之博采亦不及洪事此入正傳于限斷為疎矣

議曰余觀洪所著抱朴子書博雅該貫精窮技術潤色之以儒學鼓吹之以文藻方士之魁傑者也其以為神仙可至專為脩鍊服餌誤天下後世深矣人配天地用萬物養生之具聖王制作六經備矣其居宮室其服絲麻其食穀麥果菜魚肉起居有時嗜欲有節不傷之而已其存沒如晝夜之常不祈生而惡死也自周之衰乃

有方士為長生不死神仙之説誘天下以欲而蠱其心於是有脩鍊服餌之術燒灼其胃腸煎熬其血氣易穀麥以金石涸精液為鉛汞以求長生不死而徼冀為神仙往往殺身而札瘥夭昏漢晉之初猶秘其術而陰以殺天下至洪著書昌言於世隋唐以來其術盛行世主甘心為周穆秦皇漢武唐憲穆而下藥殺者數君原注唐書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庚子暴崩於中和殿穆宗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藥疾作崩於寢殿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六年三月帝崩宣宗餌道士藥疽

發於背而崩王公大人焚其身而不知悟者見於載籍不啻數十百人原注韓文李于墓誌于以進士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相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已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絶其裀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

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戒者也至今未已也其禍天下後世如此之酷而洪乃謂世儒不知而謗已嗚呼儒不知洪邪洪不知儒邪

賛曰神扃奧鎖冥探灼索揭露陰機戒之在得